

从年近半百时重回象牙塔,开始接触国画艺术,到2023年10月首次举办个人画展,陕西“奶奶画家”常娟娟,在多次战胜癌症的同时,用画笔挥洒出人生华彩——

“奶奶画家”的写意人生

“陋居”早春图:锅盔和牙的相遇

新春伊始,骤雪初霁,古城西安几日不见的阳光终于拨开云雾。距西安美术学院(以下简称“西美”)不到一公里的一栋居民楼里,十几盆吊兰、文竹与细叶榕排成一排,叶片紧紧抵着窗户向上攀爬着。一扇题为“陋居抱拙”的屏风,隔出了阳台的人间暖意与画室的纸上风雪。

这间独立于城市喧嚣的宁静“陋居”,是常娟娟到西安学画以来换过的第七个住处。为了能随时入校旁听、观摩,常娟娟曾住过西美周围的工人宿舍、集体公寓,与比自己小两三轮的大学、研究生一起求学。

常娟娟1954年生于陕西省渭南市,在外人看来,她早应该含饴弄孙尽享天年了。但在常娟娟看来,学画是种一发而不可收的激情,是支撑她活着的动力。

2001年,在渭南市工商局工作的常娟娟查出卵巢癌。经过接连8个月的化疗,尽管成功清除了病灶,却也损害了健康。“光秃秃的头软得像个烘柿子。”她说,“我出院后两只脚都站不稳,手里拿根笤帚都直打战。”

农家出身的常娟娟,一直是个手脚麻利的人。她想着,既然闲了下来就应该照顾全家的起居,可她一站在灶台边就犯晕,连几个月大的孙子都抱不起来。

“我看到别人抱孙子,心都在滴血。”常娟娟说。2003年从工作岗位退下后,常娟娟常常想起早年间曾用钢笔画动物的爱好,同学都说她“看啥画啥、画啥像啥”。

“拿不起炒勺,但我拿得起画笔。”常娟娟觉得,把对儿孙、对生命的爱流入笔端,浇铸成一幅幅打动人心的画作,同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常娟娟的爱人孟汝钧是名基层退休干部,再有一年,两人就要步入金婚。当初得知妻子要学画,面临两地分居的孟汝钧思索良久,蹦出一句土话——

“人活在世上,有牙的没锅盔(指陕西当地一种烧饼)、有锅盔的没牙,相遇在一起还真不容易。你要觉得画画能让你身体好,那你就学着,这个家我给你撑着。”

就这样,常娟娟报名老年大学,从头开始学习国画。有了寄托和追求,她不仅心态开朗起来,身体状况也不断好转。以“优秀学员”结业后,常娟娟在2006年4月报考了中国书画函授大学高研班,靠着扎实的笔法从300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。此后一年里,尽管笔墨还不大到位,但她敢于下笔,作品活泼、豪放,得到老师们的认可。

仅临摹已难解心中之渴,在听说西美举办进修班的消息后,常娟娟二话不说从渭南出发备考,用一组山水画获得了考官们的青睐,开启了她辗转陋室但心



常娟娟在家中作画。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邹竞一 摄

境愈发开阔的“大学生”阶段。

尽管只是名进修生,常娟娟却非常珍惜这个让自己的眼界和境界都有大幅提升的机会。“我的中专和大专文凭也都是在参加工作后靠函授拿到的。”常娟娟回忆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她下班后常带着两个小儿子回到办公室看书、学习。除了本职的会计专业课程,她也翻看史书和文学名著。

范宽、石涛、李唐,这些名字她老早就在书里读到过,但没想到,直到几十年后才能用画笔真正认识这些大师。

“先哲圣贤已经为我们点亮明灯,我们只需悉心修炼,将各个方面的根基夯实,呕心沥血、反复推敲,经过千百次的淬炼,火候已到,自然破茧而出。”她说,学画如此,做人亦如是。

溪山行旅图:在画中看到曙光

“今天我洗了两条毛毯,可重了,但身体还行。”

“今天终于动工了,为临范宽《雪景寒林图》我都备了几年了,买的一块绢都叠得有死褶了。”

……

常娟娟的日记跨度长达十多年,记录了学画以来的生活琐事或者创作感悟,朴实的话语,是她在身体和技艺上日拱一卒的见证。

每天晨起作画之前,常娟娟都会先蘸墨挥毫写下日记。一当练字,二作学习小结,同时也记录所思所感以自省。线装竖排的日记本上,记录了她自2012年4月17日起每天的心路历程,已经写完113本。再往前,还有大量用钢笔写的日记。

常娟娟在画纸上的漫长行旅,是她现实中游历四方的投射。她所临摹的《黄山八胜图》《千里江山图》,以及自己画作中雄奇伟岸的山水,皆是这些年走遍祖国河山,将风景映入脑海后的加工。

“学画之后,我去了太行山5次、峨眉山5次,青城山、王顺山、华山、黄山也都曾去欣赏、写生,一年两次的外出写生从没落下。”常娟娟说。

西安美术学院教授李才根是常娟娟进修研究生课程的“导师”,也是带着她外出写生的“导

游”。2008年,李才根将西美学生带去王屋山、太行山写生,他先放手让学生们自己画,谁创作遇到瓶颈了就给添上几笔,使人茅塞顿开。

半个月后,常娟娟完成了首个写生作品,李才根欣慰地在画上题款:“太行山写生稿。常娟娟大姐初次写生,有如此效果,叹服。”

尽管比李才根还要大三岁,但常娟娟每每提到他时,都充满对老师的尊敬:“我和李老师的研究生同室学习,从一棵树、一块石头开始临摹。我好像被老师拎着,被这个群体拎着,所以自己对自己要求极严,生怕丢了老师、同学们的面子。”

尽管已经过去十多年,但常娟娟仍清晰记得自己在临摹《溪山行旅图》时不得要领,是西美教师王珊拿出自己读研究生时的临摹作品才让她打开了思路。她也时常回忆起在国画班课余去书法班、篆刻班“蹭课”的趣事。

“老师们的年龄基本都比我小,还有人在课堂上看见我开玩笑地说:‘这是哪位领导来视察工作啊?’”常娟娟说,自己的精力虽不比年轻同学,但凭着一股子意志力和专注力,还是钻进了国画艺术的大千世界。

“身在美院,就得舍弃家庭的温馨;心有艺术,就得奋勇前进。学习画画是对自己的挑战,一日没有尽责任,到夜里都是痛苦不堪。这种自我监督是煎熬、痛苦的,但过后产生的激情和力量却是无穷的。我不能躺在床上,必须站起来,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冲刺。”常娟娟在日记中写道。

2013年3月,常娟娟用了将近一年时间,在李才根教授的指导和同学们的帮助下,完成了1.9万字的进修生学位论文,阐述中国画传统笔墨语言与当代山水画面建构。论文不仅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许,还精编刊载在《中国书画报》上,受到业内肯定。

在论文后记部分,她这样写道:“能够在这样的氛围里熏陶,使我一颗飘摇的心灵安上了厚实的底座,在黑暗中看到远方明亮的灯塔。”

“我不像同学们那样能拿到学历和学位,但我对画画有我的感悟,想要表达出来。”常娟娟

说,“在我最虚弱的时候,看看自己的作品,仿佛一道霞光从心中划过。我从这些画中看到了曙光,看到了希望,也看到了蕴藏在自身的力量。”

梅景雪山图:漫天风雪中的血色梅花

远方是万里雪飘卷山云,近处是千树梅花红胜火,冰冷与炽热在画纸上交融,极富视觉冲击力。挂在家中客厅、画室的一幅幅《梅景雪山图》,是常娟娟近几年的得意之作。一花一世界,无论雪花还是梅花,都映照着她顶风傲雪绽放出的生命华彩。

2015年和2019年,常娟娟又查出两处肿瘤,尽管发现及时,也清除得较为彻底,但对一位六旬老者来说,恢复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在积极进行康复治疗的同时,她也没有放弃作画。“现在一天‘工作’四个半小时是我的极限了。在这个时间段里,我的心是放飞的、是自由的、是脱离了患病的躯壳的。”常娟娟说。

“人们常说滴水穿石、铁杵磨成针,我总觉得上天让我活下来,就是去证明这些老话是有道理的。”常娟娟说,“我现在闭上眼睛,古代大师的作品就映在我眼前,有时还能梦到他们在指导我作画。”

2023年初,在师友和家人鼓励下,常娟娟整理出120多幅临摹、创作的山水画作,把它们翻新装裱,再一个个打电话向老师们求教布展技巧,并邀请他们莅临指导。

常娟娟说,自己花了这么多年的笨功夫,才夯实了地基,把从传统文化宝库里挑选出的建筑材料运到工地上,有正在搭建的半成品,有正准备开工建设的构想,不能撒手不管这片工地。

2023年10月28日,“抱朴守拙——常娟娟中国画作品展”在陕西省图书馆开展。在现场,常娟娟见到了不少西美的大师、专家,更令她激动的是,很多许久不见的同学也都从外地赶来观展。

再次见到学生的李才根说:“常娟娟晚而入道,不怕基础差、障碍多、困难大,踔厉奋发,久久为功。”

常娟娟相信,她未来一定还会再办画展,到时候把临摹的作品都收起来,全部展示自己创作的作品。那时,《梅景雪山图》一定会是展出的主力。

天地事物之变,只要得之于心,必将寓之于画。在她看来,那一幅幅梅花映雪山的画卷中,每枚花瓣、每片浮云都有自己创作时的喜悦与酣醉。这些年来,有熟识的亲友求购,常娟娟也曾割爱出让几幅,但大多数还是留在了自己身边。她想要传给后人,让子孙们看到上一代人在艰难困苦中依然滚烫的生命印记,就像在漫天风雪中依旧盛放的血色梅花。(贺占军 郑昕 邹竞一 据《新华每日电讯》)

谁在说

故宫博物院高级工程师、研究馆员周乾:
紫禁城到底有多少间房

每一位来北京故宫参观的游客,都会眼花缭乱于数量巨大的故宫建筑。多年以来,民间也一直流传着故宫紫禁城有“9999间半房”的说法。那么,紫禁城有“9999间半房”的说法正确吗?

回答是否定的。

在不同的历史时期,紫禁城古建筑的数量并非一成不变。比如,在明朝永乐时期,紫禁城房屋总数约8300间。到了明末时,紫禁城房屋总数大约是20000间。清代紫禁城的房屋总数约为10000间。进入20世纪,故宫博物院成立后,根据1972年的统计,故宫的房屋数量为8707间。至2012年,统计的房屋数量为9371间。

虽然“9999间半房”之说是讹传,但是客观上也反映了长久以来大家对紫禁城内建筑之多、规模之大的认识。如此规模的紫禁城,自1417年正式开工,仅用了3年时间便完工,且历经600年能够保存基本完好,堪称快速、优质的古代营建工程。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古代工匠的智慧和高超技艺,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大型宫殿建设在规划、组织和营建技术上的科学性。

这种科学性,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首先,材料储备的科学性。紫禁城营建的材料主要包括木材、石材、砖、瓦等。这些营建材料的备料,实际上从1406年就开始了。紫禁城营建所需的楠木取自于四川、云南、广西、贵州的深山老林,石材源于京郊房山大石窝村,砖则源于山东临清和江苏陆慕,琉璃瓦源于京西的琉璃渠村。这些材料光是备料就耗时11年。

其次,人员组织的科学性。明朝永乐时期,参与紫禁城营建的人员众多。除了10万名工匠,还有近百万名劳工参与营建紫禁城。如此数量众多的营建人员灵活分布在紫禁城的空间内,能够做到施工人员之间、不同工种之间互不干扰,有序开展施工,同时还能确保各个宫殿的营建同步进行,使整体工程进展快速而又顺利,当时人员组织、管理的科学性可见一斑。

再次,营建技术的科学性。紫禁城古建筑以木构件作为建筑的核心受力骨架。榫卯连接的安装方式,不仅是我国古建筑区别于西方建筑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,还意味着工匠在建造现场只需对木梁进行拼装即可,不仅安装速度快,而且施工质量好、抗震能力强。紫禁城的古建筑历经600年的200多次地震,从未出现过宫殿建筑倒塌的情况。(据《解放日报》)